

刊例廣告

第一二二三號
三英寸五英寸七英寸
每行每日五角中縫全
洋一元八角零照對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及小
說廣告面議

報晶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元半
外埠每月三元二角五分
計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丸濁白發科

治淋病白濁...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補血強身...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治咳嗽...
上海五洲大藥房

會蓄儲法中

寄即函章詳有備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眾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注冊 政府註冊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醫西張世

製秘楷世張
國中癰子頸膏藥
功效...
寄售處

脹腺

必性命動如無可以妙有
性命製藥所
上海五洲大藥房

容嬌貌美

散翳化年少
面麻造改
上海五洲大藥房

丸癰消應萬

正威藥房
治癰疽...
上海五洲大藥房

神傷肺傷

止咳金丹
治咳嗽...
上海五洲大藥房

藥奇柳花防預


治花柳...
上海五洲大藥房

棧老隆萬

處售分肉南名馳設特令冬
上海五洲大藥房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腎痛乃 腎弱之 速治宜 此丸專 治腎弱 病以久 弱腰腎 筋痛水 腫小便 頻數 小便短 少等風 著奇效

丸腎保製秘氏安兜

菩薩爲普應降臨之補苴。其義爲衆佛果、覺有清淨夫人而知之矣。世俗信佛茹素者，相見互呼曰善哉！凡受菩薩戒者，皆有持身爲善願而不疑。因分男女十善女人也。男子之受菩薩戒者，若有蹈之楊草，女子之受菩薩戒者，有若武周之余曷皇帝，延孔教所謂「能源口」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已矣。」太平廣記載：一西域人美絕一世，連與同年而合學之狸，少年多已癡死而後婦亦半化（既非妻），有胡僧過而禮其墓舍觀之，此鎖骨如蓮體也；扶棺指點，胡僧乃以杖挑其背脊上冉冉而去。見者謂婦之昔果如蓮鎖云。遼懿德皇后小字觀音，蓋主龍之後復宮宮中播爲歌謠，以苦薩稱之。後有人潛於遂王，謂其私幸趙惟一，且僞撰十香詞以實之，遂詰其左道，置罰其中。苦薩與所獻在薦席中，煤炭然如小兒夢中夜啼耳。今活佛秘寶抄錄藏監密說：酒不免前賢良後生失，同時有某女苦薩，動於某詩人琴瑟無窮，讀某詩人香盃之時，即苦薩之應化日記託託筆紙陳，古之難事秘辛抄錄藏監密說：酒不免前賢良後生失，同時有某女苦薩，動於某詩人琴瑟無窮，讀某詩人香盃之時，即苦薩之應化日記託託筆紙陳，冰之消，若玉之甚於殺而盜自來女苦薩有淫行，惟斯人之女苦薩大冰之消，若玉之甚於殺而盜自來女苦薩有淫行，惟斯人之女苦薩大千世界有情者應一齊念十大聲讚頌曰：南無女苦薩。

張三卯 管閒事（凌霞）

劉喜奎嫁案謀部局是崔承儀事，喧傳京外各埠，崔本因陸秀山以進、後乃演劇占且賦求風，陸大患以訐於張三卯（張恨水替傳言），以文案員統帥，通點三卯不到，要打軍棍，外號張三卯，張謂崔以薦任官，要爲妻有玷官方，擬下令開堂，此係活演玉玲瓏脂虎矣，特舉非官兵，劉非官族，不知犯了者張什麼大罪，又旁此公發火耳。

也，其二云，燕塘環肥則翠袿，溫柔鮑福世間稀，如何燕地風波起，冊六雲霄各自飛，注曰，悲鴻會也，其四云，神離貌合夜沉泣，結髮而今各異，妾自無言曰自睡，梅清分處莫相侵，注曰，調王夏也，其五云，生來本是門兒女，出入金園似故時，只是年歷計錯，爲他人作嫁衣裳，注曰，冰大鴨也，其六云，生飛鴛鴦幾逢，迎傍岸芳菲無限情，任彼爲雲霞爲雨，妾身總覺不明注曰，嘲周矣，其七云，卿卿本是槽檠倉卒，何妨一下堂，底事河東學劍，蛾眉

客有自京無者。戲爲新本事詩。首刊載都門某報。每首自爲注脚。蓋得惜餘時而作也。其一云百福盈門且送之。千呼萬喚向遲遲。儂身放是千金體。相向氈氍任玉委。注曰。風雨聊也。其二云。是何心事太離奇。爭如蝶翅隨六郎。暗得脂膏三萬斛。尙爲郎塗抹已難支。注曰。刺子春中好女郎。嬌舒冷眼服治來。倭慢忽作逃名計。他處新銷鴛鴦香。注曰。賦西風也。其十云。水明燈燭說靑香。清虛玉抱美人魂。江鴻自覺餘香在。一鉤重歸誰上村。注曰。刺祖庭也。正喻燈燭。詭而不失之姓。自是俳詩中之佳品。惜無從知作者姓名。爲之惘然。余於丁巳春夏間。督軍團獨立。

神州日報
 大刷新
 定價
 中國日本
 歐美各國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半年洋九元
 全年洋十六元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折)

第十四回 薄道獨賜子承家 鬧賭場義僕謀主

張敬嘆道：「先父不過老弱因病而死，一封信便和內人有些關係了，這是老哥來知道的。有人久爲這父愛愛，奉侍失調，無奈亂命所困，竟將付小弟重託擡水。鵬文聽到這裏，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子承父業，況且小弟又是原業主，才不要發覺如所請了。』張敬放下臉色，侃然說道：『讀書畫書，學何事？舉人不云乎？父在觀其志，父沒視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節，可謂孝矣。先父屍骨未寒，小弟何忍輕聽謬惑之言，重傷天倫之誼？九泉有知，不能無咎。小弟衡情酌理，以爲這件事，三年外或可商

張敬嘆道：「先父不過老弱因病而死，一封信便和內人有些關係了，這是老哥來知道的。有人久爲這父愛愛，奉侍失調，無奈亂命所困，竟將付小弟重託擡水。鵬文聽到這裏，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子承父業，況且小弟又是原業主，才不要發覺如所請了。』張敬放下臉色，侃然說道：『讀書畫書，學何事？舉人不云乎？父在觀其志，父沒視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節，可謂孝矣。先父屍骨未寒，小弟何忍輕聽謬惑之言，重傷天倫之誼？九泉有知，不能無咎。小弟衡情酌理，以爲這件事，三年外或可商

張敬嘆道：「先父不過老弱因病而死，一封信便和內人有些關係了，這是老哥來知道的。有人久爲這父愛愛，奉侍失調，無奈亂命所困，竟將付小弟重託擡水。鵬文聽到這裏，忍不住哈哈大笑說道：『子承父業，況且小弟又是原業主，才不要發覺如所請了。』張敬放下臉色，侃然說道：『讀書畫書，學何事？舉人不云乎？父在觀其志，父沒視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節，可謂孝矣。先父屍骨未寒，小弟何忍輕聽謬惑之言，重傷天倫之誼？九泉有知，不能無咎。小弟衡情酌理，以爲這件事，三年外或可商

白送給家裏去充費用。自是以後，大先生有些書空臨咄咄，言語毫無。

先嘗診視，又說他老人家神經受刺激，怕一時不能恢復原狀，破壞小玉的事，又是內人主動，他便很恨。內人稱爲「爹爺」之間，便用「爹爺」二字，（猶之上下，加反目兩字，得未曾有。）不料他老人家便在過陽那一天，攔着我們，跳入經渠而裏淹死，又

上擄得起來，已經漲得如吹過氣的豬一般，形狀十難看，當時兄弟也無策可施，只好硬立並黃，而句成

擊擊演戲，最奇的在先生箱筒裏取出觀衆演戲三封，第一封上面寫

陽曆新年中

更歲以來，京劇劇界，略見活動之象，梅蘭芳王鳳卿陳德霖輩，排日登場，新明吉祥，中之堅，而華樂有譚小培，同樂有韓世昌，中和有劉鴻昇，亦均爲新年樂事之點綴。小樓之中，與有出演文園之說，戲報已出，臨時大約定，開排內容組織未備之故，大約十晚，即可開票矣。

北京之說，高調會，向由商界承辦，茲由江宇澄君直接手，遂有演明義勝戲之舉，適值陽歷新年，演劇更爲踴躍，此次之戲，其第一日楊小樓之

以女伶作大軸者，此次竟以少梅之戲，列楊梅之後，致內外行，無不嘖嘖。插文承老伶見答，且讀且感，慨自雅喪之，瀝胡底，人心調世，蓋非以譽之，言樂者不以律，求律者不以聲，

時常道人物的端麗與否，頗足資鑑。眼旁鑲出，以就正於讀者。

注云：此報諸君，會敘排時對會，題爲「六國飯店酒席詩」，每首各以一索名，借風時事，亦極有。茲錄其一、二曰：入門進步即登樓，禮帽峨峨不害羞。猶道今年鑾十節，功名細數爛平頭。注云：爲潘勗勳勳章而作也。二曰：太平湖上事棲驚，異夢同歸入夜樓。白發紅中三總長，而從俗，故始仍之。

北京的评剧家

偶然會着北京的一位新聞記者，却是鼎鼎大名的劉少先生，那介紹的友人說：劉先生也是北京的一位計劃家，他的惟一宗旨是揮別舊年。

是年即知 萬千寵愛
約之能 實爲人子
人跡罕至 皆自來又

若傳聞



也無話可對，祇是問我看看，又一日，有一位友人對我說：「北京有一位拜廟家在人背後說：『你任上海把眼光都看低了。』我說：『我出資』時向幼，所有的戲以上海爲多，嗎？」使我我的眼光不高時，就是我本來的不高，并因到上海之故，那位友人又問：「韓世昌如何？」我說：「我絕不恭維，那位友人大笑說：『你知嗎？那在背後說你的人。』就是因爲你不肯捧韓世昌的緣故。」我說：「我的眼光雖不高，却



我與劉先生接談之後，他使問我：『看過劉喜奎的戲沒有？』我答以『不曾看過』。他很替我抱恨，以為是我畢生中內憾事。我問他：『究竟劉喜奎有如何的好處？』他說他自見劉喜奎後，就立志不再去看別人的戲，我說：『如此我未曾看過劉喜奎却是幸事。』他問：『這是什麼意思呢？』我說：『沒有別的人，假使我看了劉喜奎之後，也如先生一般，中了劉迷，賭咒不再看別人內戲，豈不把我此後半生中看戲的幸福給犧牲了嗎？』他聽了，大雄案小影，家人不察，誤以十年前故我付郵，致大雄來賓有相覆劉戲題品報中我小影

祇是我眼光所及，評論評論便是。有人當面說我，我也祇是如此。何況在背後說我，我越發的不加理會了。『那位友人總有點點懶』。上海評劇家祇知竊同貨異，不容體面說話，是富於階級思想。『北京的評劇家，又都抱了一個失死不二』的志願之外，許世界上，於他的伶人，似這種罪過，這種見識，却都出在評劇家裏，無怪乎人人都不願居這評劇家的頭銜了！啊！十、一五、

(秋涵)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
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時候，三年內斷無逆視之所好，小弟
爲格遣還囑，先父之知者，知之者，
已有寬卹之心，因感逆犯偏害之
身，已有千口，口有千舌，亦無從告
罪於天下後世了。祝鵬文無從復
又開了書箱子。一時和他也辨不
得，好在是親的家務，於我無干，
只得順口頌揚了幾句，又笑了笑。
這同少爺講得多了，肚裏裏到有
作圖起來，便有便飯請一碗，張歌
出來，這個自然，傳會叫我他們看
出來，但是我却不能不陪劉海翁
約在今日，在他公館裏打牌，你打
遠道而來，也須在舍間盤桓幾天，
弟窮雖窮，也不少老哥一人哪。

怪狀，貪婪，斯時也，出而爲之汰淫
復正，分評判家其誰圖，然亦有難言
者，假戲子與非戲子之精，兼才互
還，可爲寒心，要之皆舍本而逐末，
重己而輕人，與本有之大則認矣，何幸
老輩漸有輕人，與本有之微之微，
遺事，誦「落花時節」之句，君殆老
供事耶，小生願親識箇先生之後，
請復覓雲法曲爲，謹再伸先生原說，
希仍賜教焉。

黃先生於皮，誠如先生所言，黃股脫膠
平板，平板實化自老上，老上者，吹
腔也，吹腔爲昆之模範，非也，也，皮因
由南梆子變成，南梆子爲秦腔之南
宗，亦非也，又，昆腔者，發源於徒
與北之高腔對峙，不和不樂，謂之徒
歌，觀其場法，較南昆離劇尤古，高

是天地

仍在此中軸之後、或謂少梅之戲、
 大軸者、蓋以觀其叫應能力之如
 少梅戲平、無驚人之技、而
 自覺大如此、固由捧者之從贊、過
 而少梅之不知自貶、亦可見矣、
 萬壽之食品爲事者也、
 水滸與劉喜至姬酌既宣佈、則
 長隨其意大動作、一力破其
 之食品爲事者也、
 會以窩窩名、專以飲酒
 之食品爲事者也、
 會以窩窩名、專以飲酒

難調其輪總爲二派、曰、紅板紅、曰
 黑板紅、紅派法直、諸法直、板板紅即
 爲黑派、紅派法直、諸法直、板板紅即

泰安發事、歷時許、至曲阜、驅去孔林
 泗水、詣行聖公邸、邸居廟側、仆作軒皇
 兄弟姑丈也、丈以病廢、入謁丈及姑姊

辛酉秋

名譽、頗有
交易他人之
舉、我誠

部長之贊榮，可謂無獨有偶。然則
誠誠實實之福水哉。

說

音者不以德，執其事者不以道。
協作者無守，贊無主之田，刑裁
幾勢有然也。挽正聲樂之事，位
於戲曲，不絕之俗，各出其意。

(卿少)

此亭皇，遂與忽公之頗爲爾。詰曰：肅孔
大成殿瞻聖聖金像，九拜於前，感願諸
諸漢碑在焉。石古而潤，摩挲久之，漢郎
古祭器事，陳於几上。甲冑父成鼎文
王卦，原釋作父考孟木工部。定爲廟
九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
分，面闊一尺四寸四分，重一百二十五
斤。朱碧，若若淺漆，碧若黑聚。爲十器
商周，垂若垂形，形若形，原亦撰定爲司

寶蓋園宮秘史
(十一)

活佛與蒙婦之秘密，初固未聞於著者，比其久也，乃漸以測探得之，其詳終可以告吾人也。乃別圖所以離間之術，而苦未易得，會有那木薩公偕者爲著者兄所託之長，其福晉亦蒙婦名，素喜善，與菩薩相頗順，公爲眷之，旣懷慕篤，福晉自於其美，謂全室婦女之姿貌，無足與比倫者，不憚，因亟從史公請，以挈眷入覲爲名，藉得一覷菩薩之顏色，祝已就夫公偕書之，尋據福晉至庫倫，請覲活佛，其寶品，則翡翠鑲嵌東珠，參之屬，皆車臣汗之特產也。時庫倫佛法道風日振，諸以外官爲代表活佛，視禮懣，瞥見其名爲那木薩三字，忽有所感觸，瀏覽既竟，且知爲聖眷，因來者乃命冠日相見，先是款款，活佛書眷一蒙婦，亦名爲那木薩，從前官海祿妻也，委儀絕絕活佛從露台上見之，立召入宮，查與歡狎，久留弗去，海祿大恚，謀刺活佛，以事機不密被捕，旋死刑，那木薩以爲人家屬之嫌疑，貶居永巷，旋爲菩薩所贖，亦開死，然非活佛之本意也。故常追念舊好，未嘗或忘，及見那木薩公偕之名，適同此處，故不能釋其盛矧，又率其眷屬，奔走借來，獵觀之心，不覺怦然俱動，此固亦風流墜落寬之一也，而菩薩隨聞蒙婦之計畫，乃得緣此機會，以行。

親見之，公偕書其福晉，詣寶蓋廟觀，福晉盛飾放散，益增妖媚，於時百俄咸集，活佛猶未視朝，禮官導公偕至朝房，衆皆起而爲禮，公偕介其福晉，與衆相見，衆望見之，驚爲天人，俄而活佛升座，宣召公偕與福晉，跪聽禮畢，賜坐錦墊，活佛慰勞公偕，驚聽以宴樂，而目光則注視福晉，已，私念此福晉之貌，視已死之那木薩，且過之，卽與菩薩比倫，亦無多讓。

鄉人旅滬八年，動恆自持，寒耕所入，差足自給，且一身愛儉，雖舒周旋，
 悉由鄉人親自接洽，從無滯人，雖此等事，近更以職業關係，來京已月餘，
 清即上海有假託人名義，向各地方而招搖者，不論何時何地，隨有發見，
 請即函告本神日報編輯部，以嚴追究，而全名譽，切勿惑感，以遂奸究。

起黃爲紅板派、皮爲黑板派。兩
南北合套也。然皮黃均爲主曲派。
有乙凡二音也。

吹腔之絳線、非正調。小放牛、猴
山照拍此。雲云集韻則未收信。
皮黃所唱各調。皆五音調。南曲也

爲北人。疑僞秦腔。若其手編必
已亡音調。決不能作南風也。

價深慨焉。罪非雅樂。與予所見正
皮黃原節笛子嘯咽和音。於以証
有謂諸法匪笛子重叩傳。故俗人
調無甚出入。改用胡琴。自清文宗
皇帝命海內下。外祖某供奉。老
胡琴上樹竹管。翕然成風。廢
其侍御奏瑟胡琴。真知者此

擡也。
反工尺悉依正。在有譜時仗。然不可考
矣。工尺悉依正。二黃以乙凡爲主。
音絀爲悲調。蓋徵也。必爲極情藝
術者。依譜翻成。非率爾可辦。聲哀
以思。應時而起者也。常聞擊打雪
芳塔反黃名曰反腔。聲調剛往。
以胡琴老譜識。可以證明誤學者。即
不知胡琴老少線。以正二黃調反拉之
而成。今又稍加修飾也。從可知反二
黃。爲改用胡琴後之生產物也。

皮黃之落眼變格。有正格絕格之別。
脫板固不可。變格亦非正宮。姑不細
說。黃詞爲鼓詞式文字。上下句仄、下
句。應以平聲押。若仄聲則不可通。
押出仄聲者。徵人之誤也。讀者當爲
辨。又爲營入。徵人之誤也。讀者當爲

老檢登出公布
兆、洪楊之禍
欲廢胡琴而用笛

寸今多急促，此亦亂徵。樂記曰：「聲之清作，而民思愛，壽考。」

且不論此，即此徵之聲，亦非老植及諸公台以教之，幸甚。

（二十五）

（本社版權所有）
（禁止翻譯轉載）

保里，易興越。七寸四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圍九寸二分，重六十五兩。朱紫燦爛，古氣盎然。丙周繞尊，樣形無窮。高七寸二分，深三寸，口徑二寸一分，身長一尺一寸三分。闊三寸。

紗帽、明代物

冠依然，對面。銘曰册父乙，此亦誤定爲周器。高通蓋九寸一分、
深五寸九分，口縱三寸五分，橫四寸五分。腹圓一尺九
寸八分，重一百四十兩。腹刻文陰：餘無飾。曰周姜文
數，無銘。高通蓋七寸二分，腹起弦文。庚周秦寧。銘曰
賽作父癸鼎，其子孫孫永寶用。原篆釋作實自。高三
寸，深二寸一分，口縱七寸，橫八寸四分，重八十五兩。
辛周姜文豆，無銘。高通蓋七尺八分，深三寸，口徑五寸
二分，腹圓一尺八寸四分，重一百一十一兩。錯金鏤篆，
作姜風文，三代器之鑄錯者，頗罕有。雖無銘字，亦是真
作（本節未完）

尺三寸，深六寸，梁